

北史演義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北史演義

中

〔清〕杜綱編次

上海古籍出版社

北史演義卷二十二

玉山杜一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二十二卷

立廣陵建明讓位

殺白鵠高乾起兵

先是北鄉公主在京終日營中悶坐因念孝莊北去
皇后獨處宮中全無依靠將來建明入都更不得自
主不如同歸晉陽母女相依后乃從之而來那知路
遇高家軍馬被他奪去馬匹卽報知萬仁萬仁怒道

六渾去未多時。如何便生反念。乃釋紹宗之囚。召而

問之。紹宗曰。彼未出吾境中。猶是掌幄中物。大王速

點人馬。緊緊追上。擒之以歸。方免後患。

不能敵步蕃乃求救于歡

則歡之勇猛可知。今反欲圖歡。焉能取勝。紹宗亦徒作大言耳。萬仁聽了。忙點鐵騎

三千。出了并州。星夜趕來。趕到漳河津邊。六渾纔渡

浮橋。過去。萬仁亦欲上橋。說也奇怪。頓時河流湧下。

洪波衝起。浮橋盡壞。

可知天意矣。

忙卽退下數十步。把馬

勒住。高叫六渾且停。人馬尚有話說。歡見兆來。知爲

馬故。便走至岸邊。隔水問曰。大王何以至此。兆指歡

曰我以爾爲腹心。如何全無信義。擅奪我家之馬。六
渾下拜道。歡之借馬。非有他故。爲備山東盜耳。王信
公主之言。親自追來。歡不辭渡水而死。但恐此衆便
叛。反貽大王憂耳。

假話偏說
得真切

兆聞歡言。大悅曰。我固

知爾決不相負。乍聞公主訴汝無禮。不得不怒。故來
問汝。此時河流已退。兆乃輕馬渡水。與歡共坐幕下。
陳謝並無疑意。拔刀授歡。引頸使歡砍之。歡大哭曰。
虧他哭得出弄。自天柱之薨。六渾更何所仰。但願大
愚人不得。不爾。家千萬歲。以伸力用耳。今爲旁人構間。大家何忍復

出此言蓋大家者。天子之稱。歡欲愚之。故以此相稱耳。兆益信。歡爲誠。投刀于地。復斬白馬。與歡爲誓。索酒酣飲至醉。就宿營中。歡聞帳外行動聲。走出見尉景執刀而來。歡拉至後帳。問欲何爲。景曰。萬仁在此。是欲授首于我也。殺之爲敬。宗報讐爲萬民除害。及今不殺。更復何待。吾已伏壯士于帳外。說罷欲走。杜詩物情有報復。快意貴目前。是直性人作事。歡暫臂止之曰。汝莫亂爲。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吾兵饑馬瘦。不可與敵。若英雄乘之而起。則爲害益甚。不如且置之。兆雖驍勇兒悍。

無謀可玩之股掌之上。異日除之何難。

可謂深謀遠計

景乃

止旦日。兆歸營。復來召歡。設宴以待。歡將上馬。往孫

騰牽歡衣曰。兆心叵測。公奈何以天下仰賴之身。試

之不測之淵。歡笑而止。兆見歡不來。復大怒。

輕喜易怒。竟如

小兒安能成得事業。隔水肆罵。歡不顧而去。時兆有心腹將念

賢管領降戶家屬。別爲一營。隨歡東行。凌虐降戶。歡

僞與親善。解其佩刀。觀玩乘間殺之。鎮兵咸悅。益願

附從。

有機變

今且按下不表。且說萬仁馳歸晉陽。北鄉

及后已歸舊府。兆來見。說起孝莊已經縊死。並陳留

王夫婦亦賜自盡。母女變色。然權在他手。只好暗暗深恨而已。兆見疆土已寧。擇日送建明帝入洛。發書世隆。令率百官。卽山迎駕。那知天光在洛。已與世隆密議。以建明爲元英之弟。帝室疎屬。又無人望。恐人心不服。欲更立親近。以爲社稷之主。要知世隆輩更立親賢。並非擇君而事。不過以帝自我立。卽權自我操。建明爲兆所立。故不欲奉之耳。有廣陵王恭者。元羽之子。好學有器度。正光中。爲給事黃門侍郎。以元義擅權。托瘖病居龍華佛寺。敬宗時。有讒于帝者。言王蓄異志。陽爲瘖病。恭懼。逃于洛山。執之至京。繫

治久之以無狀獲免。行臺郎中薛孝通與王有舊。說
天光曰。廣陵王高祖猶子。夙有令望。沈晦不言。多歷
年所。若奉以爲主。必天人允協。天光言之。世隆。世隆
以爲然。唯度律屬意南陽王寶炬。乃曰。廣陵口不能
言。何以治天下。世隆等亦疑其實暗。因使爾朱彥伯
潛往敦諭。且脅之。王曰。天何言哉。要語不繁世隆等聞之
皆大喜。遂定迎立之議。建明帝至邕山。世隆先爲之
作禪文。使泰山太守竇瑗執鞭。獨入行宮。啟建明曰。
天人之望。皆屬廣陵。願陛下行堯舜之事。袖中取出。

禪文示之。建明懼不敢違。可憐遂自署寶璽。回報羣臣。

上尊號于廣陵。廣陵奉表三讓。然後卽位。大赦改元。

普泰。是爲節閔帝。黃門侍郎郝子才爲赦文。敘敬宗。

枉殺太原王榮之狀。帝曰。永安手剪強臣。非爲失德。

直以天未厭亂。故逢成濟之禍耳。因顧左右取筆。自

作赦文。直言朕以寡德。運屬樂推。思與億兆同茲大

慶。卽此數言可肆眚之科。一依常式。帝閉口八年。至

是乃言中外欣然。以爲明主望致太平。次日詔以三

皇稱皇。五帝稱帝。三代稱王。蓋遯爲冲挹。自秦以來。

競稱皇帝。予今但稱帝。亦已褒矣。

謙尊而光。可稱令主。惜遭亂世。在位

久不加世隆儀。同三司。贈爾朱榮相國。晉王加九錫。世

隆使百官議。榮配饗。司直劉季明曰。人臣配饗于君。

必與君一心一德。生爲良輔。死得其食。廟中今太原

王榮。若配世宗。於時無功。若配孝明。親害其母。若配

莊帝。爲臣不終。以此論之。無所可配。

正論侃侃

世隆怒曰。

汝應死。季明曰。下官旣爲議首。依禮而言。若有不合。

剪戮。唯命。世隆見其言直。亦不之罪。不得已。以榮配

高祖廟廷。又爲榮立廟于首陽山。因周公之廟而爲

之以榮功可比周公也。廟成具太牢往祭。百官俱集。俄而雲霧四合。雷雨大作。火焚其廟。泥像皆爲齏粉。世隆敗興而回。天理昭昭豈可冒竊。在世隆真屬敗興。詔到并州。兆以不與廢立之謀。怒不受詔。欲發兵討世隆。世隆懼。遣爾朱彥伯往諭。再三兵雖罷。怒世隆不已。先是敬宗命將軍史忸龍、楊文義領兵守太行嶺。萬仁南向。二人帥衆先降。至是欲封二人爲千戶侯。帝曰：「忸龍文義於王有功於國。無勲。」二語足折羣姦之氣。竟不許。仲遠鎮滑臺。用其下爲西兗州刺史。先用後奏。詔答曰：「已能近。」

補何勞遠聞。

言簡而嚴

人皆服帝之明敏。然是時天光專

制關右。兆奄有并汾。仲遠擅命徐兗。世隆居中用事。

貪淫無忌。生殺自專。事無大小。不先白。有司不敢行。

天子徒擁虛位。

總提爾朱形勢並列其惡迹爲後日敗亡張本

又欲收軍士

之心。況加階級。皆爲將軍。無復員限。自是勲貴之官。

大致猥濫。人不復貴。仲遠在外貪虐尤甚。所部富室。

大族多誣以謀反。籍沒其婦女財物。投男子于河。如

是者不可勝數。東南州郡。自牧守下至士民。畏如豺

狼。由是四方之人皆惡爾朱氏而冀其速亡矣。

如此而不

亡者未再說幽州行臺劉靈助自謂方術足以動人

之有也推算爾朱氏將衰乃起兵自稱燕王聲言爲敬宗復

仇一處起兵且妄述圖讖云劉氏當王由是幽瀛滄冀之

民多從之進取博陵安國二城兆使大都督侯淵討

之又兆以高乾兄弟有雄才現居冀州靈助反亦防

其作亂遣監軍孫白鵠至信都托言調發民馬民戶

須白送納欲俟高乾弟兄送馬而執之又逼一處起兵乾聞

白鵠來謂諸弟曰萬仁無端調發民馬令民戶自送

其意未必不爲吾弟兄而然敎曹曰劉靈助反于幽

州禍亂四起。吾弟兄何不招集鄉勇。舉兵應之。乾曰。然。但必得此人合謀。方能成事。教曹問何人。乾曰。前河內太守封隆之。避爾朱之勢。棄職家居。爲人慷慨。好施。甚得衆心。其父封翼。素以忠義自矢。吾當自往。說之。乾至隆之家。隆之接入。直至內堂。遜坐。兩下說起國家多故。互相嗟嘆。隆之曰。敬宗被弑。萬仁益橫。君豈忘帝河橋相送時乎。刺心語乾見說。悲不自勝。因曰。吾素懷復讐之念。惜無同志相助。此來特與君謀。欲同集義勇。襲據信都。以爲進取之計。君能有意乎。

隆之曰。吾有父在。須先稟命。話猶未了。只見屏風背
後走出封翼。向高乾曰。吾有此心久矣。足下果能爲
國復讐。莫患吾父子不從。雖赴湯火。亦不辭也。先是

本心語

甚決烈相與訂定日期。各去打點行事。隆之家素豪

富。僮僕不下數百。門下多武勇之士。起事甚易。乾與
教曹素有舊旅。一呼畢集。至期。教曹先率數十騎突
入。把持城門。餘衆盡入。封隆之從中亦起。冀州兵將
素畏教曹。驍勇莫敢來敵。殺入府署。執下刺史元嶷。
白鵠聞亂。欲逃。擒而殺之。一城懼伏。乾等欲推封翼